

武俠世界的怪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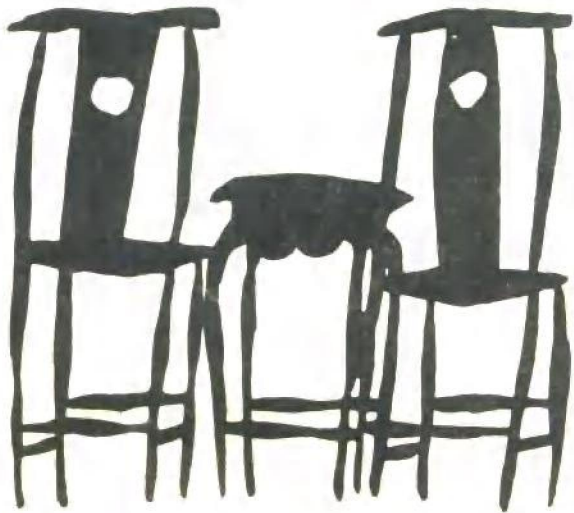
——古龍小說藝術談

曹正文／著

暢銷作品藝術叢書 ● 周清霖主編

WUXIA SHI JIE DE GUAI CAI

學林出版社／出版



42

责任编辑：周清霖
封面设计：王俭
篆刻：朱瑞浩

武侠世界的怪才

——古龙小说艺术谈

曹正文 著

学林出版社 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25 字数 142,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80510-551-0/I 192 定价：(软精装)3.70元

武侠世界的怪才

——古龙小说艺术谈

曹正文

学林出版社

“畅销作品鉴赏丛书”

出版前言

从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日益深入人心,出版界掀起过一阵又一阵的中外畅销作品热:金庸、梁羽生、古龙、萧逸、温瑞安和不肖生、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王度庐的新、旧派武侠小说,张恨水、刘云若和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柯南道尔、勒白朗、程小青、孙了红、克里斯蒂、西默农、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的侦探、推理小说,黑利、谢尔登、柯林斯、华莱士的社会小说,三毛、席慕蓉的散文集,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的评书……这一大批畅销作品以逾亿的总印数涌向社会,其读者阶层之广泛、人数之众多,可以说都是空前的。

面对这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的文学评论界(从总体上说)却始终保持沉默;出版这类作品的出版社,往往以营利为出版这类作品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目的,几乎从未向理论界呼吁研究这种现象,从而完全忽略了引导读者正确评价、鉴赏这类作品的责任;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几乎是一片空白。我

们认为,这种状况是很不正常、也是很不应该的。

为了阅读畅销作品的广大读者,为了填补畅销作品研究的空白,我们现在着手编辑出版一套“畅销作品鉴赏丛书”,准备对有代表性的畅销作品逐一进行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艺术分析,并提供有关作家生平和著作的研究资料。这是一项没有先例的工作,开创阶段恐怕难免粗糙,不能尽如人意。我们恳切希望对此有兴趣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稿和批评。我们相信,在大家的热情支持下,“畅销作品鉴赏丛书”一定会对文学百花园地作出有益的贡献。



青年时代的古龙

董之一绘

目 录

章培恒：对武侠小说的再认识(代序)·····	1
为古龙小说正名(自序)·····	7
一对矛盾体·····	12
——《绝代双骄》札记之一	
十大恶人·····	16
——《绝代双骄》札记之二	
江氏父子·····	20
——《绝代双骄》札记之三	
武与侠·····	24
——《侠盗楚留香》札记之一	
风流盗帅·····	27
——《侠盗楚留香》札记之二	
胡铁花与一点红·····	30
——《侠盗楚留香》札记之三	
陆小凤的名字·····	34
——《陆小凤》札记之一	
女人的心·····	38
——《陆小凤》札记之二	
悲剧人物李寻欢·····	42
——《多情剑客无情剑》札记之一	

武戏文唱·····	46
——《多情剑客无情剑》札记之二	
不败的“小李飞刀”·····	49
——兼谈《九月鹰飞》	
白玉老虎之谜·····	52
——谈《白玉老虎》的结构	
谁是大人物? ·····	57
——谈《大人物》的寓意	
从神魔小说到推理小说·····	62
——兼论《血鹦鹉》与《圆月弯刀》	
古龙小说的西洋笔法·····	66
——谈《欢乐英雄》	
古龙小说的心态描写·····	70
——《火并萧十一郎》读后	
古龙小说的氛围·····	75
——谈《名剑风流》	
走火入魔·····	79
——谈《天涯·明月·刀》	
职业杀手·····	83
——谈《绝不低头》	
古龙小说的书名·····	87
开头与结尾·····	91
——谈古龙小说的艺术结构	
情理之中与意料之外·····	95
——谈古龙小说的情节安排	

古龙的人物再现手法·····	99
武侠小说中的“福尔摩斯”·····	103
古代兵器与古龙小说·····	107
古龙与酒·····	111
惺惺惜惺惺·····	115
——古龙“化敌为友”的艺术处理	
有情若无情·····	119
——古龙笔下的爱情戏	
友情高于爱情·····	125
古龙小说的模式·····	129
古龙创作思想中的平民意识·····	133
古龙武侠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	137
古龙小说的结构缺陷·····	143
无便是有·····	146
——古龙对武学的见解	
古龙文体与海明威文体·····	153
古龙小传·····	157
古龙小说代表作排名录·····	168
古龙警句选辑·····	188
金庸古龙比较谈·····	198
新派武侠小说家漫评·····	204
——兼谈梁羽生、倪匡、萧逸与温瑞安	
我见过的古龙小说书目·····	212
后记·····	217

对武侠小说的 再认识 (代序) 章培恒

研究武侠小说单个作家的专著，建国以前只出版过一本几乎不受人注意的《还珠楼主论》（徐国桢著）；而曹正文同志的《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则将成为建国以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她的问世，上距《还珠楼主论》已经四十余年。足见此类书籍在我们的社会里是何等稀少。

我想，这是由我们社会对武侠小说的一般看法所决定的。

广义地说，武侠小说可以包括《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之类；狭义地说，则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为其最早的代表作。鲁迅先生在发表于1931年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那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闹得已经很久了武侠小说之类，是也还应该详细解剖的。”那就是指的狭义的武侠小说。至于《三侠五义》等，鲁迅先生称之为“侠义小说”。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对“侠义小说”作过

这样的概括：“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很明显，狭义的武侠小说——无论是《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抑或白羽的《十二金钱镖》、郑证因的《鹰爪王》——在内容上都已超越了这一范围，从而不应与侠义小说相混淆。现在的新派武侠小说更是如此。因此，我认为武侠小说的狭义的概念比广义的概念似乎更科学一些。实际上，侠义小说与狭义的武侠小说在社会上的一般评价中也是有区别的。一个突出的例证是：1955年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狭义的武侠小说全都不能公开流通，而作为侠义小说的《三侠五义》仍可公开出版。

就狭义的武侠小说而言，她的形成与“五四”新文学大抵同时，但其内容却与新文学大相径庭。所以，新文学家把她视为旧文学，加以排斥，当然不会去写研究性的专门论著。尽管在解放前（甚至解放初）她拥有很多读者，但除了新文学家和接受新的文学观点的人以外，当时的中国人一般是根据传统观点，把武侠小说视为没有研究价值的消遣品的，当然也不可能成为研究对象。到了1955年，政府根据新文学阵营对武侠小说的一贯评价，禁止其流通，也就更不可能出现有关的研究论著了。

解放前的新文学家对武侠小说的批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内容荒谬，以致好些读者在读了以后，离家外出，到名山大川去求师访道；二、它只反贪官污

吏、恶霸豪强而不反政府，使读者对统治阶级产生幻想，不利于革命斗争。平心而论，这些批判是很正确的。但就今天来说，第一，随着解放以后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读了武侠小说而到昆仑山或峨眉山去求师的人已经不大可能再出现；第二，反动政府已被推翻，谁再要反政府谁就成为反革命，所以，武侠小说的不反政府也就不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不好的影响。而武侠小说之曾经吸引许多读者的特点——情节曲折离奇，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却依然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旧的武侠小说在近几年来经过批准而重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不过，重印的这些解放前和解放初的武侠小说，尽管包括了《蜀山剑侠传》这样在当时极其叫座的书，比起50年代以来逐渐兴盛起来的港、台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却不得不相形见绌。大抵说来，旧武侠小说只注重情节而不注重人物，新派武侠小说（指其中的优秀作品，下同）则在注重情节的同时，也注重人物的描写；旧武侠小说基本上以旧的道德观念和文学观念为指导，新派武侠小说则已向西方的新观念靠拢，也正因此，其艺术成就不仅大大超过旧武侠小说，而且也超过了那些在“左”的观念支配下的所谓新文学作品（小说）；其给予读者的思想上的启发，不仅远非旧武侠小说所能望其项背，就是上述的所谓新小说也明显不如（说得更准确一些，在这里还包含着往什么方向去启发的差异）。因此，作为新派武侠小说代表作家的香港金庸、梁羽

生，台湾古龙的作品，在大陆上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群，也就绝非偶然。

然而，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扎下根来的轻视武侠小说的观点，在今天仍有相当大的力量。近年来虽在报刊上偶尔发表过几篇关于武侠小说的论文，研究单个作家的专著却还没有出现过。所以，对曹正文同志此书的即将出版，无论于公于私，我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从公的方面说，我觉得这事情本身体现了我们社会对武侠小说的态度的变化，虽然仅仅是开始。而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变化还牵涉到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原则。谁都知道，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真正主人。既然如此，凡是人民群众所需要和喜欢的东西，就应该受到社会的重视，给以应有的地位。在某些领域，我们确是这样做的。例如卷烟，尽管它对人的身体有害无益，但由于许多人要吸，我们还是办了许多卷烟厂，厂里的工人既能跟其他行业的享受完全一样（甚至高一些）的待遇，吸烟者也并不被认为品质不良。但有些领域就没有做到（至少是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例如文艺领域。广大读者和观众所喜欢的、并且不存在所谓政治性问题的某些作品，有时却会被斥为格调不高或缺乏教育意义，从而受到歧视或鄙视。武侠小说就是如此。然而，即使她仅仅以情节取胜，但既然她的曲折离奇的情节能使许多读者获得好奇心的满足，从而感到愉快（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那并不是吸了海洛因

以后的愉快，而是吃了佳肴或抽了卷烟以后的愉快)，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轻视或鄙视她呢？何况其中的优秀之作确实已在艺术上获得了相当的成就。所以，今天仍认为武侠小说是文学界的低人一等的品种，不值得加以专门研究，这是我所不敢苟同的。而武侠小说的研究专著能够得到出版的机会，则说明了把群众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自己高踞于群众之上的风气，正在文学界和出版界进一步形成。

从私的方面说，则因曹正文同志跟我是多年的朋友，而且他写的这部书是其学术研究中一个新的创获。

我跟他相识，是70年代初。当时他在厂里当工人，但却渴望学习；尽管许多书都已被溢为“毒草”而遭到禁锢，他却还千方百计地去找些书来阅读，似乎也还向我借过不少书。一来二去，就熟悉起来了。他勤奋刻苦，在沉寂的岁月中做了几十万字读书笔记，并向报社投稿。他结婚的那一天，曾请我到他家里去玩。不知是我到得太早抑或太晚，他家里没有一个贺客；尤其糟糕的是，他竟晕过去了，躺在床上，他的母亲和新婚夫人正在着急。据他母亲说，他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读书写作到凌晨，是长期太劳累的结果。我想，这大概是他平时读书太用功，影响了身体，婚前再忙于各种杂务，就累得受不住了。幸而他康复得很快。更幸而“四人帮”终于跟一切反动派一样，尽管得意一时，对革命人民进行了残酷镇压，最

后还是不能逃脱其应有的命运——灭亡。于是，正文同志自学成才的愿望得到了实现的机会，他赤手空拳，经过一次又一次退稿的考验，终于进入新闻界与文学界。以后正文同志一面在《新民晚报》社担任编辑，一面努力写作。迄今为止，他虽然只有初中学历，却已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出版了十四本很受读者欢迎的著作，并介绍到国外，鉴于他的文学成就，载入英国的《世界名人录》。这部《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是第十五本。正文同志以古龙为典型，具体地探索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魅力所在；同时又把古龙放在新派武侠小说家群中来考察其独特成就。他既努力揭示古龙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又把古龙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寻求其发展的脉络，并对其各部代表作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剖析。他既重视古龙小说在思想上的特点，也没有放松对其艺术手法的注意。所以，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而又充满新意的古龙小说研究专著，是新派武侠小说专门研究的良好开端。作为一个老朋友，我当然要为作者这一富有学术价值的新成果而深感高兴。

1989.7.12 于复旦大学

为古龙小说正名

(自序)

在某些文学评论家的眼里，武侠小说是绝对不入流的，自然也进不了文学殿堂。更有人戏谑道：武侠小说其实算不上是文学，充其量只是有趣的“拳头游戏”。

台湾作家古龙就曾有过这样的感叹：

他有一次去台湾电视公司看排戏，遇到一位颇有名气的导演，那位导演对古龙说：“我从来没看过武侠小说，几时送一套你认为最得意的给我，让我看看武侠小说里写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何止古龙，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也曾遭到过类似这样不公正的待遇。而且这种偏见由来已久。三、四十年代还珠楼主、宫白羽的武侠小说同样被文坛视为不入流的小说。据还珠楼主说，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羞与他人说自己是写武侠小说成名的。

这自然是一种世俗的偏见。

世俗的偏见能控制一时的舆论，但终究要让位于现实。尤其到了现代——到了80年代的今天，为

武侠小说正名，重视武侠小说的创作与研究，这股热潮正从港台地区影响到东南亚，影响到欧美。台湾出版了“金学研究丛书”，美国一些大学有了“金学研究会”。港台许多评论家（包括著名学者罗龙治、陈晓林、董千里等）为金庸小说写评论，大陆近年来也陆续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读书》、《书林》、《上海文论》等全国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评论金庸、梁羽生、古龙小说的专论与学术文章，不少有识之士并计划在北京等地筹办武侠小说研究会。

文坛对武侠小说的看法有所改观，我认为这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看读者的反应。

香港评选“最佳小姐”，是一件全港很轰动的事。评上“最佳小姐”的有权选择一件她最乐意做的事。有一年，那位“最佳小姐”的选择，不是别的，居然是想和金庸一起乘飞机观光。我想这不仅仅是金庸先生的个人殊荣，而且也反映了广大读者对武侠小说崇拜的程度。

又如古龙的武侠小说，销量之多，流传之广，大有与金庸在武侠世界中平分秋色的趋势。古龙的小说大部分已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根据他的代表作之一《多情剑客无情剑》改编成的影视作品更是脍炙人口，其主题歌《小李飞刀》，在香港与东南亚已经唱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熟。有一个时期，歌星在东南亚登台，若不唱这一首歌，观众竟会大喝倒采。

我想，这两个例子，至少可以说明金庸与古龙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